



责任编辑 汪 洋
封面设计 蒋万景
插 图 方 明

C—3梦

曹业海改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 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2,000 插页: 2

印数: 46,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924 定价: 0.64元

目 录

- 第一回** 深巷空屋老更夫惨遭不测
蛛丝马迹沈科长细勘现场1
- 第二回** 初发现搜得扑克牌
再追踪捡出血手套12
- 第三回** 赵大婶无意听夜话
张师傅有心破密墙19
- 第四回** 惊慌慌屠夫出首昨夜事
意沉沉英雄忆起昔日情29
- 第五回** 搞枪弹沈兰遇险
查共党陈福逞威41
- 第六回** 朱玉宛夜会刘经理
林南轩召来陈副官55
- 第七回** 翻译官扶伤救死
林小姐康复谢恩65
- 第八回** 笑里藏刀设宴南园
胸有成竹赴约魔窟80

第九回	旁敲侧击探虚实 谈笑自若论古今	95
第十回	静坐三思老贼布圈套 智者千虑英雄险失着	109
第十一回	一探再探暗使杀手铜 将计就计明刺回马枪	124
第十二回	醉生梦死中并非乐地 灯红酒绿处也是战场	149
第十三回	三姨太卖弄风情喜照相 二英雄施展才智取印模	161
第十四回	盗机密英雄失算中机关 战南园沈兰手毙庞金彪	173
第十五回	女英雄壮烈牺牲 老狐狸可耻毙命	190
第十六回	群策群力断案情 说干就干访森若	202
第十七回	小丑发呓语白日做梦 老人表赤心黑夜报信	218
第十八回	舍己救人显本色 迷途知返吐真情	235

- 第十九回** 除隐患飞奔铁板坡
得启示直插南门渠.....246
- 第二十回** 千钧一发沈兰奋身抢险
狡兔三窟林晶束手就擒.....262

第一回

深巷空屋老更夫惨遭不测
蛛丝马迹沈科长细勘现场

英雄自有伏虎胆，
大智大勇斗敌顽。
拨开茫茫千重雾，
看我江山坚如磐。

四句定场诗道罢，引出一段故事。各位，不知您到过四川没有？四川堪称天府之国，那里物产富饶，人口众多，有山有水，气象万千，乃是藏龙卧虎之地。在四川省的东南部，有一座有名的山城——重庆。今天我说的这部书，就发生在三十年前刚刚解放不久的重庆。

在重庆市郊有一条街，名叫春深路。回曲幽静，树木葱茏。这天，夜已经很深了，天色很黑。深秋的寒风把地上的枯树叶刮得飒飒地响。这时候，在春深路上别说行人了，连只猫儿都没有。哎，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从马路那头走来一个人。这人约有六十多岁，身穿一套旧棉袄裤，头戴一顶旧毡

帽，脖领后面斜插一根紫竹竿儿，竹竿梢上挑着一盏“气死风”灯笼。他左手提一面破铜锣，右手拿着一柄锣锤儿。那位问，老头儿这般打扮是干什么的呢？打更的更夫。说起更夫这个词儿，年纪大的都知道是干什么的；年轻人可不一定清楚。今天我们计算时间是用时、分、秒，而在旧时，民间计时用更。一夜分五更，每更大约两个小时。打更的人除了打更报时之外，还兼有值勤巡夜的义务。如果发现盗贼歹人和火灾水祸，就敲乱锣报警。这位老更夫姓苏，名叫苏厚禄。重庆解放后，街道居民委员会成立了治安纠察小组，老更夫仍然每天巡夜打更，更加认真负责了。今晚上，天气虽然很冷，但他同往常一样，按每天习惯的路线打更巡夜。

老更夫走在春深路上，他不由放慢了脚步。为什么呢？这里有个原因：春深路靠近市郊，居民不多，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和有钱的主儿纷纷在这里建房造屋。虽说比不上那些达官贵人，巨商豪贾在风景区的别墅那么豪华，那么气派，但也称得上是闹中取静，别有洞天了。解放军一进重庆，这些房子的主人大都是跑的跑，藏的藏，全不见影儿了。政府就将其中一些属于敌产的房屋进行查封，以待根据政策进行处理。这些情况，公安部门曾向老更夫做过介绍。夜深人静，僻街空房，所以老更夫提高了注意力，脚步也就自然的放慢了。

老更夫一边往前走，一边习惯地向两边察看。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两眼直勾勾的盯住前面一幢不大的二层楼房。他看见了什么呢？光亮。从二楼的窗户中闪出一小片光亮！但时间非常短，一瞬即逝。老更夫心中一愣，咦？这儿哪里来的光亮啊？难道是自己看花眼

了吗？他用袖子擦了擦双眼，看着前面那座楼房。忽然，那光亮又闪了一次，这回老更夫可看清了。不看清心里疑惑；一看清心里可有点紧张。他心想：这幢楼房是上个月才查封的呀，里边哪儿来的光亮呢？会不会……他一边想一边走到楼房的大门前，仔细一看，果然门上的封条被揭起了一半，他用手轻轻一推黑漆的大门，就听“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要在平常白天，一声门响谁也不会在意，可是在这夜深人静，巷深旷楼空的情况下，这“吱呀”一声，不但传得很远，而且是直刺耳膜，令人头皮发麻的啊。老更夫心想这可是件怪事，难道有人……对，我向公安同志报告去。想到这儿，老更夫转身就往回走。他要是真走了也就好了，可是没走两步又停住了。转念一想，万一我去报告这工夫，坏人溜走了怎么办？再说，只看到一丝光亮也很难说清是怎么回事，应该进去看一看，摸清情况再去报告也不迟。自己黑夜打更十来年了，什么情况也经历过，进去看看又怕什么？想到这里，他突然转身，跨进了黑漆大门。

进门是一条很短的甬道，直通楼房的门前。楼下正房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内空空荡荡，几件桌椅零散地放在厅内，显得很杂乱。靠客厅的左边，有一条弧形的楼梯通向二楼。老更夫进了客厅提起灯笼四下巡看，见楼下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他正要上楼，一转身，“啊？！”只见楼梯口有一个灰白色的人影，手里举着一件东西，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样子十分恐怖。老更夫忙问：“什么人？”那人影儿没有答话，老更夫又紧问了两声，可是那人仍然站在那儿一声不吭。老更夫心里又害怕又纳闷儿：这人怎么毫无反映啊？难道是个死人吗？一想到死人，不由心里一紧，头毛直竖。再一想，

不对，死人不会举着手呀？我怎么变胆小了哇，上前去看看。他举起灯笼走近一看，嚯！原来是一座石雕的人像。一场虚惊！

这时，老更夫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冷汗，顺着楼梯一步三看的走上了二楼。推开房门，挑灯一看，这是一间布满灰尘的空房，在屋角放着一张隐约可见的玻璃酒柜。他站门口对着房内喊了一声：“有人没有？”老更夫问这一声其实是给自己壮胆，如果真有人也不会答应。他连问了两声见没有动静，就一步一顿走进了房内。刚走到玻璃酒柜跟前，老更夫就觉着不对劲儿，好象闻到一股香味儿。再低头一看，在玻璃酒柜下面有一双黑色的绣花鞋！只见这双绣花鞋微微动了一下。老更夫正要大声叫喊，突然从他身后窜上一个人影，寒光一闪，老更夫惨叫一声，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候大概是夜里一点钟左右。老更夫平日有个习惯，每次打更到四点钟前后，要到这一片的南街派出所去一趟，谈谈情况，喝杯热茶，然后就回家休息。这天夜里，是派出所的李户籍员值班，他同往常一样，泡好了茶等候老更夫到来。可是已经快五点了，还没有人影儿。老李心想，老更夫把握时间和钟表差不多准，今天怎么了？是病了回家休息，还是出了什么事儿？如果是病了，我要去看看，送他上医院，要是万一出了事，……老李越想越不放心，忙叫醒了住在所里的民警小王，交代一下值班的事，便拿起手电筒，顺着老更夫打更的路线走去。

李户籍员走过了几条街，没多久就走到了春深路那座楼房门前。他老远发现，门上有张白纸条儿在寒风中飘来荡去。走到跟前，用手电一照，见门上的封条被撕开了，黑漆的大



门敞开了半扇。李户籍员当时心里一咯噔：这所查封的房子怎么会被打开了？再朝门旁用手电一照，墙壁上有块大木牌，上面写着一行正楷大字：“春深路26号”。老李觉得情况有异常，忙掏出手枪，进门查看。他刚上二楼，见房门大开，一股血腥气味扑面而来。忙进屋用手电一照，见老更夫死在血泊之中。老李急速转身下楼，到门外一看，天色灰白，朦朦发亮。马上回所向上级报告吧，这现场无人看管。正在焦急之时，就见前面走来一位老年妇女，约有五十多岁，灰白的头发，薄薄的棉衣衫，手里还拿着一把大竹扫帚。老李一看，原来是南街居民委员会的赵大婶。赵大婶年纪虽然大了，但是精神特别好，每天天没亮就起身。解放后，儿子参加了工作，她更是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把门前的马路打扫干净。老李忙喊了一声：“赵大婶，您快来！”赵大婶一边笑着一边就过来了：“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户籍员哇，一清早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老更夫在26号楼上被人杀害了，你替我去派出所送个信。”

“啊？！”赵大婶一听非常吃惊，不由朝李户籍员身后的黑漆大门里望了望，惊讶地说：“这，还有这样的事？！”

李户籍员忙拿出记事本，用钢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撕下纸条递给了赵大婶：“把这个送到所里。另外，这事你先别往外说。”“好。”赵大婶接过纸条，把扫帚往地下一扔，急急忙忙地走了。

简短截说，没一会儿工夫就听见“笛笛！呜——嘎吱！”市公安局的一辆小吉普车停在了春深路26号门前。这时，天已经大亮，从车上跳下两个公安人员。为首的那人约有二十

七、八岁，但见他：

身影颀长，体格魁伟，身高约有一米八，脸膛方正带勇威。嘴角透坚毅，二目闪光辉；面色从容显刚劲，额下微扬两剑眉。说老成，青春洋溢放异彩；说年轻，深沉练达藏智慧。旧军装，已发白，牛皮带，腰中勒，盾形臂章明亮亮，端端正正佩左臂。那真是，气度不凡，出类拔萃！

各位，他不是别人，乃是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沈兰。

那位说，天刚亮，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沈兰沈科长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啊？这您就不清楚了。那时候，重庆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流氓地痞依然活动很猖狂，扰乱社会治安。公安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工作人员当然日夜百倍警惕，紧张战斗。沈兰虽是侦察科长，可是尚未成家，他吃住全在局里。所以今天接到南街派出所的电话后，立即通知刑警队派人，带上自己的助手方承武乘车赶到出事的现场。

李户籍员一见市公安局沈科长来了，忙上前敬礼，报告了26号楼上发生的情况。这时，刑警队的车子也到了，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名叫李勤，牵着一只高大的警犬。女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扎着两条小辫儿，约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她是刑警队的技术检验员，名字叫朱玉雯。

李勤和朱玉雯下了车，方承武把他俩向沈兰做了介绍：“沈科长，这是李勤同志，这是刑警队新调来的技术化验员

朱玉雯同志。”

“朱玉——雯？”沈兰闻听心里不由一震，忙向她脸上看了看，问道：“朱玉雯同志，你有个姐姐叫朱玉宛吧？”

“是呀，您认识她？”

“认识，而且在一道工作过。”

“噢，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现在工作吧，以后有时间我再告诉你。”沈兰这时心里恢复了平静，当即和方承武、李户籍员、李勤、朱玉雯四人进了26号的大门。门外的车辆由司机和刚刚赶到的南街派出所的两名民警负责看守，警戒这一段街道。

沈兰等人上了二楼进屋一看，老更夫身边地板上一大片厚稠的血迹，由于窗户紧闭，房内还弥散着强烈的血腥味儿。有几个明显的带血的足迹，通向房外的楼梯。沈兰和朱玉雯蹲下身来勘验尸体，方承武和李户籍员、李勤进行现场搜查，摄影。

通过对尸体的验检，发现老更夫右胸肋下有一个一寸长的血口。朱玉雯一边填写勘验记录，一边对沈兰说：“显然，凶手是用利刃一刀将老人杀害的。从刺入的部位和出血情况看，老更夫死亡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另外，死者面部一片恐怖，好象临死前受了很大的惊吓。”沈兰表情严肃，陷入了沉思。他自言自语地说：“老更夫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身上又无钱财，凶手为什么要杀害他呢？还有，老更夫为什么要进到这所楼房里来？门上的封条又是什么人启动的呢？”

朱玉雯略微想了想，说道：“会不会有人来这里偷盗，被老更夫发现了才行凶的呢？”

“不，这是一座已经查封了的空楼，没有什么可值得偷

盗的。”

“那，有可能是政治性的谋杀？”

“先别忙下结论，还是先掌握证据，找出线索。”

朱玉雯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时，方承武过来了，沈兰转身问道：“怎么样？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没有？”

方承武是个大高个，身材健壮魁梧，方脸饱额、大眼浓眉，说话声音特别洪亮。只见他走到沈兰面前说道：“整个现场积灰较厚，因此足迹非常明显。初步判明，昨夜进这楼内的人是四男一女。”

“四男一女?!”朱玉雯吃惊地问道。

“对，除掉死者自己的足迹外，另外还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女人？”沈兰听了不由发问。

“对，有个女人。”方承武边说边把沈兰带到一个脚印旁：“你看，这个脚印很小，长度只有22公分左右。另外，鞋底没有一般鞋子上的花纹，象是一种女人穿的软底便鞋。”

“唔……”沈兰一面观察脚印一面点了点头。

方承武接着又说道：“另外，从二楼起，沿楼梯下去，直到客厅内，有着从明显到模糊的沾血足迹。但是，除此之外，目前现场上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从作案的手法来看，不象是初次作案的生手。”

沈兰听罢，思虑一会儿说道：“现场勘验不能结束，墙上地下，房内房外，包括楼房附近都要进行细致严密的搜查。”

两人正在说着，突然朱玉雯在一旁喊道：“沈科长，你们快来看！”沈兰和方承武转身一看，只见朱玉雯蹲在地上，

手里拿着老更夫那只灯笼的竹子提竿儿，正朝竹竿末梢的孔眼里看着。沈兰忙伸手接过灯笼仔细观看。这是一盏普通的长圆形灯笼，提竿是一根两尺多长，大拇指般粗的小楠竹。由于使用的年代很长，竹竿的表面很光滑，泛出红亮的颜色。这竹竿的手把处已经裂开了，孔眼里塞着一个小纸卷儿。沈兰忙把纸卷取出打开一看，这是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儿，上面写着很潦草的一行字：“二〇三、〇点、二十六号、二〇一。”

朱玉雯看了纸条儿，忙问道：“沈科长，老更夫的灯笼里怎么会有这张小纸条呢？这上面的数字是不是暗号？”

方承武一旁插道：“那么说，老更夫与凶手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啰……”

沈兰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俩的问话，他将纸条交给了方承武，将竹竿举到眼前问道：“你们说，这裂痕是怎么形成的？”

朱玉雯看罢抢先说道：“这是新裂痕，而且沾有泥灰，象是用脚跺开的。”

“你们说，这是老更夫自己跺开的吗？”

朱玉雯和方承武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李勤牵着那条名叫“二郎”的警犬跑了进来，急声叫道：“沈科长！这里发现了重要线索！”沈兰和方承武、朱玉雯一听急忙迎上前去。要问李勤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与老更夫被杀有什么关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初发现搜得扑克牌 再追踪捡出血手套

书接上回。话说李勤匆匆忙忙跑上楼来，递给沈兰一件东西，沈兰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沾满油泥的旧扑克牌，牌面是一张黑桃爱司，上面印着一个妖艳作态的外国女人。

沈兰问道：“这张扑克牌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在楼下客厅靠门口的地板缝里。”李勤兴冲冲地答道。由于激动，他面颊泛红，两只不大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听说是在地板缝里捡到的，朱玉雯在旁边插了一句：“这张扑克牌会不会是原来的房主人丢失的？”

李勤一听愣住了，心想这话也对啊，凶手干嘛要带扑克牌呀？即使带了也不会那么巧还单单丢了一张在地板缝里……想到这里，本来很兴奋的表情从脸上顿时消失了，不由叹了一口气：“嗨！闹了半天是白忙。”

“不，不是白忙！”沈兰指着手里的牌说道：“你们看，这张扑克牌又旧又脏，从这所楼房原来主人的身份来看，一副扑克牌不会玩到这样的程度。再说，如果是很早就丢在地板缝里，这上面怎么会一点落灰也没有呢？”说完，他望了